

# 今品講堂

送中

郭子良

新工笔

DANGDAI GUOHUA MINGJIA ZUOPIN JIANSIHANG  
当代国画名家作品鉴赏



Jin pin Jiang tang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美术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今品講堂

送予  
宗

郭子良

新工筆

DANGDAI GUOHUA MINGJIA ZUOPIN JIANSHANG  
当代国画名家作品鉴赏

主编 许晓生

## 编者按

中国画，以其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独秀于世界画坛。究其画面样式上的特点，除了它的收敛众景、计白守黑的构图法则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丰富多彩、诡谲变幻的笔墨语言表达出独有的画面效果。

笔墨，是中国画技法和理论上的术语，亦可作为中国画技法的总称。单从技法方面来说，“笔”是指勾勒、皴点等笔法，“墨”是指破、积、烘、染等墨法。北宋韩拙在《山水纯全集》一书中曾说道：“笔以立其形质，墨以分其阴阳。”笔墨必须有机结合，相互映发，才能完美地表现物象，表达意境，使画作神形兼备、气韵生动。“离墨则无笔，离笔则无墨”，两者相依，不可分开。要使画面线条富有变化，必先讲究运笔，运笔时作者要掌握轻重、快慢、偏正、曲直等方法。毛笔特有的笔锋给画家提供了用武的“利器”，正、侧、顺、逆、轻、重、虚、实全仗笔尖锋芒来尽显“筋、肉、骨、气”四势。而墨则被认为具有“五色”。用浓、淡、干、湿之墨，使烘、染、破、积诸法在一方纸上尽显劲健、柔婉、飞纵、凝重之神韵。笔墨之间既有不同之处，也有统一的“切点”。但凡有成就的中国画家，都掌握了一定笔墨技巧与笔墨规律，吐故纳新，不断发展，而不是误入笔墨的迷宫，苦苦找不到出路。笔墨之道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只有锲而不舍、聚精会神者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艰辛地走下去。

笔墨当随时代。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画家们在继承中国画笔墨优秀传统的基础上，又尽情地发挥中国画的笔墨特长，探索和革新中国画的笔墨语言，先后涌现了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张大千等诸位大师。他们在风格迥异的艺术创作中，凝神酣畅地表达了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强烈个性和民族精神。而在当代，亦有着许多优秀的中国画家在继承传统笔墨精髓的同时，不断地追求中国画笔墨革新发展的可能性，其中不乏有大家风范之作。故此，本丛书邀请当代中国画坛多位享有盛誉、以笔墨精妙而著称的国画家参与，展示中国画的笔墨所在，解读笔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脉络，精巧地还原原作神韵并加以学术点评，以飨读者，并期望能推动公众对中国画的进一步理解。

郭子良之花鸟画，予人宏大而细致之感。画家表情于山水画的宏大与旷阔从而将此意境注入工笔花鸟中，由此便有了其枝繁叶茂的“大花鸟画”系列；与此同时，局部撞色及整体皴擦的肌理表现，则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性，进而表现出其作品的细微、雅致之风格。

# 画语录

郭子良

三年前从岭南调到南京工作，是我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。我的画风与审美，都在慢慢地调整着。尽管现在的资讯传播非常发达，但要真正受到不同地域的影响，不是靠一堆画册或几个展览就能达成的。我请朋友刻了两方闲印，一为“金陵寻梦”，一为“师出岭南”，千言万语，尽在二方闲印之中。

工笔花鸟画是我近阶段、也是未来十年专心追求的创作方式。这些年画下来，手头上较大幅的工笔花鸟创作已有近二十幅。从《金塘》到《金土地》，从《艳阳》到《王者玉兰》，从《一树一世界》到现在的《热带系列》，题材与手法都不断在变化。有一点倒是没有变——所有的创作都从生活中来，在写生中寻找创作的生命。

我原来所读的专业并非花鸟，所以工笔花鸟的基础并不牢固。也许因为原来画的是山水，所以在切入工笔花鸟画这个范围时，并没有依据花鸟画惯常的观察、构图及处理方式。我想在工笔花鸟画中寻找一种异于习惯的感觉。当然，边创作边在补课（这两年在画鸟上下了不少工夫，亦是在补课）。传统的工笔花鸟画，大尺寸的不多，我现在创作的都是大画。我喜欢画大画，过去画山水人物如是，现在搞工笔花鸟画亦然。画大画最能考验作者的综合能力，而且耗时耗力，很累人，但画成后的满足感也是“大”的。

我喜欢山水画的宏大与旷阔，因此在大型木本花卉及植物上找到了共鸣。这些年的海南之旅、云南之行，我都在寻找能成为我的“大花鸟画”系列创作的母题。椰子树，棕榈科植物，茂密高耸的整片竹林，叶片奇大的热带攀附植物……可画的东西太多了！

现在看过去的作品，总是不满意。更新的就是更好的，最好的永远在后头……

找准了“画什么”还得琢磨“怎样画”，传统的工笔花鸟画是：勾勒，设色，分染……设色三矾九染，勾勒纤毫毕现！这些“传家宝”当然少不了，但光有这些还不够！还得运用更丰富的表现手法。譬如“撞水撞色”法，色彩在熟纸（绢）上流淌，互相渗透，画面特别生动。从“二居”到“二高”，都是把这一技艺玩得出神入化的大师。我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一甚具岭南特色的技法，画大树，把树干纹理分解成一块块进行“撞色”。当然，在拼接处理上不能太机械，要有节奏感。画果实或花瓣亦用撞色法，叶梗上斑驳的纹理更容易撞出肌理效果。叶片常用正统的双钩分染，各种技法的综合运用构成很耐人寻味的视觉效果。另一种常用的技法是“洗”与“擦”。“洗”的好处太多了，犹如“加法”之后的“减法”。工笔画绘画过程光有“加法”不行，中间得来点“减”法。减了肥，才能继续吃下去。

“画什么”与“怎么画”的结合，最终的目的还是求这四字：“气韵生动”，现代语就是“作品的精神境界”。我的工笔花鸟大创作求什么样的精神境界？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精神性是很抽象的东西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而且不同的画立意也不同，如果硬要说出个子丑寅卯，可能已经不是本意，或者说了别人也不太认同。不同的人看相同的画，会有不同的观感……











予近年數度遊歷海南寶島及滇南西雙版納，每見棕櫚樹遍布熱土，品類繁多且生勢茂盛，樹形高聳而葉片碩大，果實累累充滿生機，為人類及其他生物提供大量的養份也。予畫熱帶花果鳥畫，繫列多以之為題材也。此次畫水棕，得藉於勐倫熱帶植物園。張以純畫。



热带系列——和鸣（局部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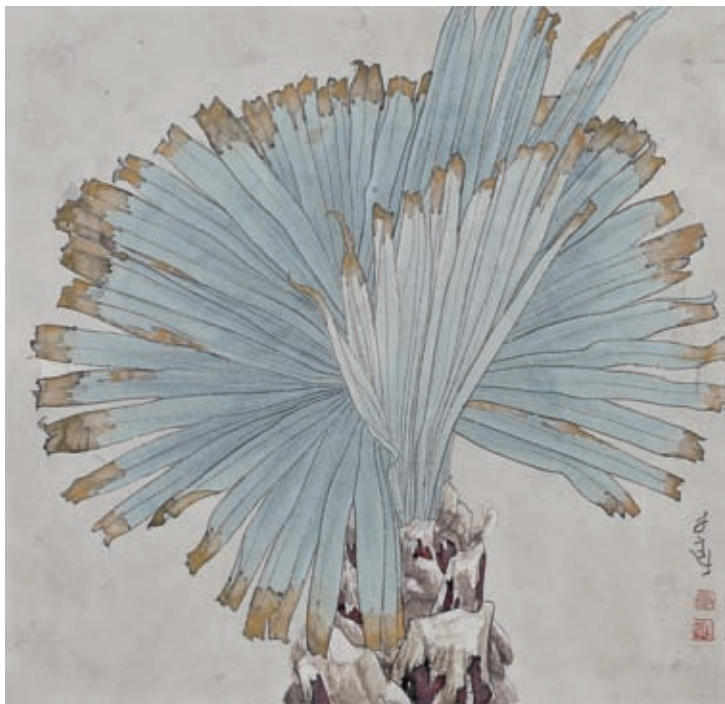
李苦禅画





热带系列——鹤望兰 236cm x 154cm 纸本设色 2009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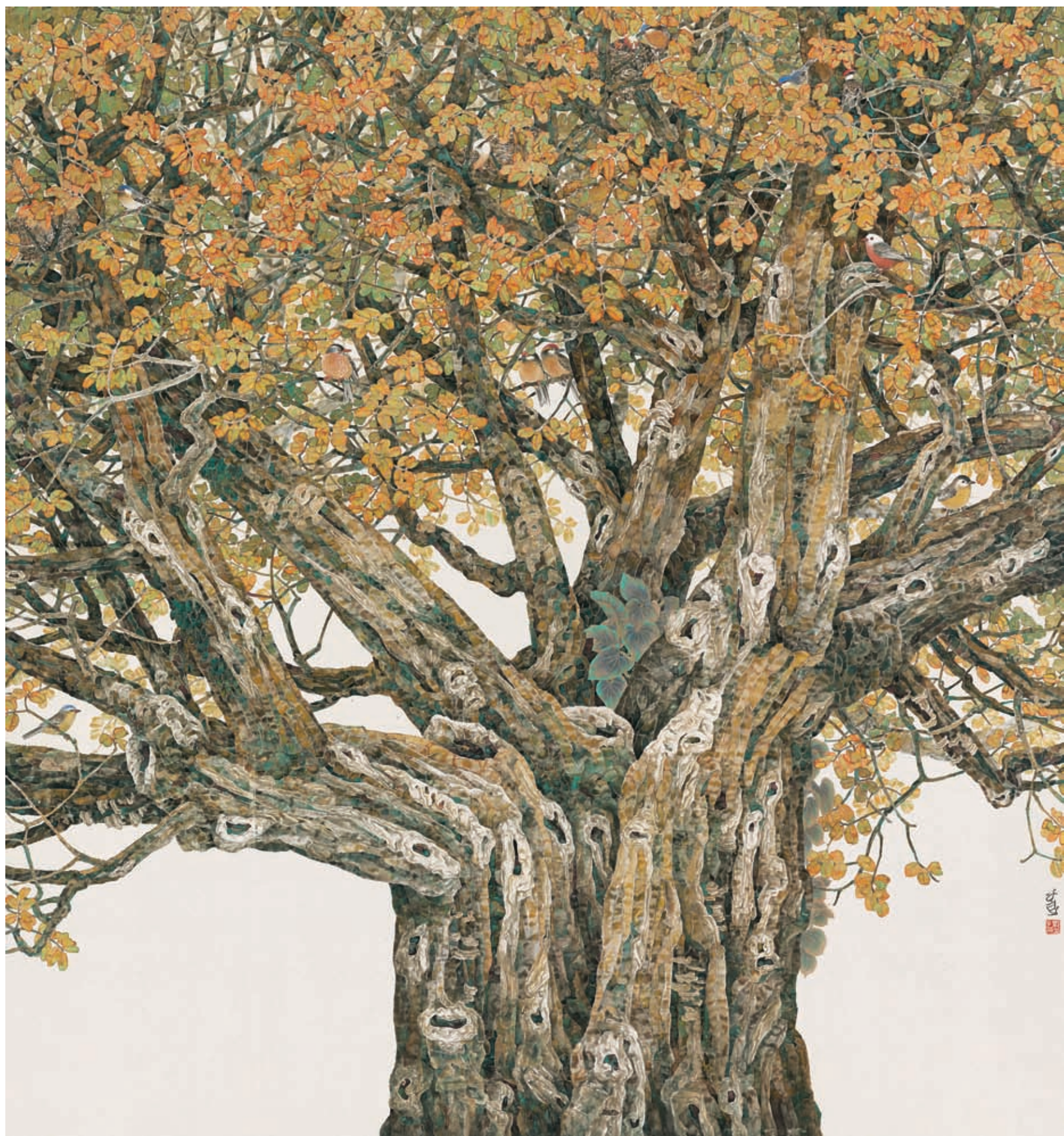


绿博组画 40cm x 40cm x 15 纸本设色 2008年









一树一世界（上图） 195cm × 180cm 纸本设色 2004年

金塘（下图） 173cm × 168cm 绢本设色 1998年